

泊湖鼓韵

司舜

每个黄昏,阳光洒落在茶馆的窗棂,透着古朴的气息。四乡八邻赶来的茶客围桌而坐,喝上一碗热气腾腾、清香四溢的香茶,这时就有大鼓书响起。听着婉转的说唱,感受一番百年古镇的历史文化底蕴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惊堂一嗓大鼓响,余音绵延湖水长。程岭大鼓书源于明末清初的民间茶馆,活跃在乡间大户的喜宴,到清代中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。很多鼓书艺人子承父业,数代相传。清朝末年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,鼓书行业万户凋零。新中国成立后,残存的鼓书艺人又获新生。改革开放后,几近消亡的大鼓书又重回到了民间文化娱乐生活中。沐浴着时代的阳光,程岭大鼓书已经是省级非遗,散发出夺目的光芒。

“三根竹竿架上鼓,两片板儿手中舞;张口道明甜与苦,唱遍程岭今与古。”这段朗朗上口的唱词,是大鼓书特点的真实写照。一声声大鼓震耳欲聋,一段段说唱勾人魂魄。从寒冬到酷暑。我曾多次前往程岭街巷,寻访说书艺人,沉浸听书意境,亲身感受民间古老艺术深厚魅力,像打开了一瓶陈年佳酿,回味无穷,心向往之……

史料记载,大鼓说唱在唐宋时期就已流行,各地流派不同,风格大致相同。南宋诗人陆游在温州瑞安任主簿时,曾听过盲人的大鼓书《赵贞女蔡二郎》并诗云:“斜阳古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?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春秋时期,诗经里也有记载: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。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《竹枝词》也是用竹笛和扁鼓演奏伴唱,只是唱法曲调有所差别。

大鼓书演唱者一手敲鼓、一手夹板,配合唱腔、道白,节奏和谐。程岭大鼓书属于板腔结构体系的声腔,唱腔委婉优美,内容褒忠斥奸,情感色彩鲜明。服饰道具简单,一般以对襟长袖褂为主,是一种说唱兼具的曲艺艺术,俗称“打鼓说书”,曲调多源于当地传统民间音乐和地方小调,唱词多为七言或十言的上下句体,用方言叙事抒情,既有北方的豪迈之气,又有南方的细腻之情,别具一番风味。与河北迁西、安徽全椒等地流行的“双人大鼓”不同,程岭大鼓书是一人表演,一张嘴、两片板、三钹竹架支上鼓,就是全部家当了。

大鼓书以左手打筒板、右手敲大鼓,口手协调,韵味十足。以说唱人物故事为主,根据剧情发展,轻重快慢,抑扬顿挫,喜怒哀乐,通俗易懂,娓娓道来。一个人连说带唱加表演、装男扮女、褒善贬恶、爱憎分明、声情并茂,万象万千即在一板一鼓一人一台戏。曾经大鼓书艺人沿着泊湖走南闯北,走街串巷,以唱书讨生活,常出现全村人齐聚听书的盛况。最早,唱词内容多为历史演义、武侠公案、战争场面等,即为“旧书”,新时期以来,创作了不少以乡村生活、政策改革、语言典故为主的唱词,被称为“新书”。

古时村民几乎都是文盲,没有读过四书五经,甚至大字不识,书中的道理看不懂,听书却听得明白。“大鼓一敲咚咚响,父老乡亲听俺讲。一臣不保二君主,忠臣不保二君房。”这是《杨家将》选段;“乾坤不动日月忙,万物生长



大地经纬 李昊天 报

靠太阳。都希望孩子发展好,教育子女靠家长。家长就是好老师,好老师才能教出好栋梁。”这是新编《做一个合格的好家长》选段。无论新旧,大鼓书里,有奸臣当道、忠臣受害,有公子落难、姑娘含冤,故事的结局都是好人有福报,坏人作恶没有好下场。主人翁有正直勇敢的英雄好汉,教人惩恶扬善;有唱“三纲五常”,劝夫妻、劝兄弟、劝学生、劝乡邻,叫世人为人为家为国担当。大鼓书无形中匡正了为人之道、处世之理,对听众群体人格修养塑造,道德观、历史观的形成发挥了教化作用。

鼓点起时,轰轰烈烈,一个人调动千军万马;钢板响处,歌喉婉转,三两句唱透人间悲欢。实际上,这种迥异于其他鼓书门类的表演方式,起初只是为了方便赶场。大鼓书艺人就像是流动的舞台,他们频繁与外地江湖艺人来往密切,大家切磋技艺,汲取优良,彼此相长。冬闲时节或逢年过节,众多艺人粉墨登场、各展绝技,吸引方圆十几里的百姓接踵而至,听书看戏。各类曲艺、各派名家的相互交融,丰富了艺术的魅力。

泊湖通南北,鼓书说天下。据说,大鼓书由渔鼓衍化而来,还曾不间断地出现了一批名角。说唱艺人们代代相传,薪火不绝。百余年来,他们沿着水流撂地卖艺讨生活,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大鼓书形成了独有的艺术特征。

程岭乡是宿松最早居民集中区域,这里保留了省级文保单位“黄鳝咀”古遗址概貌。黄鳝嘴遗址位于刘埭自然村境内的大塔山北的缓坡上,凉亭河流经遗址东侧,内涵丰富,文化面貌复杂,对研究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悠久的历史,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人文。明朝作家冯梦龙在《喻世明言》里写了一个叫汪革的人,早在南宋时期,汪革在麻地坡炼铁捕鱼、富可敌国,他的传奇不但古代有话本小说记述,而且现代国内外有很多历史学者、汉学专家亦在研究其人其事。汪革就地取材,兴办实业,打通外界,连接市场,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,成为宿松境内首富。

直到现在,沿荆桥河床一带仍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铁渣和南宋时期的瓷片。大量的遗存,证明当时冶

炼规模的宏大。

程岭乡是远近闻名的水乡,烟波浩渺的泊湖,蜿蜒的湖岸点缀着一座座绿色的村庄。清晨,这里百鸟齐鸣,迎来湖上一轮初升的红日;夜晚,这里万物寂寥,偶尔传来的蟋蟀声、蛙声,轻轻地拨动着生命的夜曲。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。越来越充满希望的程岭人越来越向往远离喧嚣、归园田居的生活,他们把这“世外桃源”当作了自己的心灵家园。

泊湖湿地飞鸟翔集,樱花林里四季皆美。

这里的人文景点星罗棋布,月山寨、石山寨,凿山洞,杜溪桥,一处一景,处处皆景。

打开窗户,一边是多姿多彩的田园美景,一边则是美丽诱人的生动人间,繁忙的生产画面历历在目,令人神往。春有桃花、夏有稻浪,秋有硕果,冬有美藏,这些就是老百姓的梦想。

新时代的程岭,正在描绘一幅幅新农村画卷。张氏祠堂里文明实践活动正在开展,纱帽柴田美丽乡村建设点里笑语喧哗,美丽庭院示范户写在脸上的层层幸福。还有东全米业的乐音,光伏发电的旋律,香菇的芬芳,蓝莓的外向,丑橘的含蓄。程岭的美,因程岭而生动,而程岭,因为一些故事而厚重。在朴实无华中超凡脱俗,在超凡脱俗中返璞归真。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在放大亮点,彰显特色,每一个人都出力、出彩。

土地真是神奇,撒下什么种子,就长出什么收成。好时代赋予大鼓书新的雨露阳光,艺人们又开始发出新芽,虽然年事已高,但他们在别人的帮助下,利用互联网直播说唱和发送演出视频,还时常呼朋唤友,济济一堂,打板击鼓,绘声绘色地说唱,痛痛快快地过上“一把瘾”。更为年轻的一代,开始从娃娃抓起,努力将文化做成温暖、编成欢乐、写成诗篇,他们越唱越响,越唱越远,正在将最美的金色唱给秋天。

正如新近很是流行的一段《家在程岭》的大鼓书唱道:“程岭乡,好风光,仙人洞,凿山上。多少美故事,都在洞中藏。月山峭壁留古韵,泊湖水映诗行。程岭乡,文化乡,黄鳝嘴,远殷商。南宋麻地坡,皖商之源长。文南词演新日历,黄梅小调人人唱。”

痴心停留

程云川

走走转转的一圈,画了一个小圆。古老的楼宇,破木格砌成的窗,一米阳光,洒在一座小小的城堡。受了潮的木楼梯,响起一段优雅的“嘎吱嘎吱”声;我听见,角落里谁的哭泣声。

床头那一堆被翻烂的老照片,已经开始褪色,我再也看不清那些过往。香味浓厚的茶水,触碰了舌尖的疼痛,那一抹安凉,驻进心里。

轻音乐萦绕。古刹,钟声依旧,敲碎一天的宁静。一个人,安静地走在青石板铺成的小道上,细数年华。

你说,旅游就像是在放飞一个梦想,让自己安生。那已经开始剥落的墙角,是否也在书写着时光流逝的痕迹。其实我一直就那样被人们忽略着、安生着,只因为你小小的一句话语。心里有座小小的坟,埋葬着一段小小的、暖暖的爱恋。

看一个个美丽成为一段段过往,我还一直留存着,你的气息。

忽然,远处鸡鸣响彻,又一个晨暮,降临了。洗得发白的背包,开始掉色的相机,还有那双早已经开裂的帆布鞋。我像是一个安静的守财奴,独自守着自己的一段期望。

是否会有一个地方,值得停留,那已经疲倦的双脚,还有一颗疲惫的心。

格子衬衫,新色单车,少女的娇笑,我又见一幕幸福。牧童的笛声,田地里的吆喝声,闭上眼睛,去感受一片安宁,享受一座天堂。

这只是一个古镇,开始逐渐被遗忘在世人视线中的古镇,可却圈住了一颗逃离的心。

破格子,叶微凉,让我就这样痴心停留。

